



求新声以振华夏兮
借天火于异邦

文学大师钟情的文化经典
几代中国读者的启智读物

鲁迅

译

〔日〕鹤见祐辅 著

思想·山水·人物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待到这世间成为真的乌托邦，
我们的职业，便是吻合于我们的性
格的事业的时代为止。这情形是不
得已的。倘若那时代一到，那时候，
人类便都能各从其天禀的才能和趣
味，潜心于自己所爱的创造底事
业；在那时候，是自己的满足，也
就是对于一般社会的服务了。……

但待到那时代的到来为止，我
们只好在现今这样的生业和生活相
分离的境地之中，熬着过活。而且
只好努力设法，打进适合于真的自
己的本性的事业去。

这真的事业的探索，是我们的
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努力。这是真的
人生的探索。

书

求新声以振华夏兮
借天火于异邦

文学大师钟情的文化经典
几代中国读者的启智读物

〔日〕鹤见祐辅 著

鲁迅
● 译
思想·山水·人物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想·山水·人物/(日)鹤见 著;鲁迅 译.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火丛书)

ISBN 978 - 7 - 02 - 006033 - 7

I. 思… II. ①鹤…②鲁… III. 杂文 - 作品集 - 日本 - 现代 IV. 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26297 号

责任编辑: 王玉梅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印制: 王景林

思想·山水·人物

Si Xiang Shan Shui Ren Wu

〔日〕鹤见祐辅 著

鲁 迅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36 千字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6.125 插页 1

2007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ISBN 978 - 7 - 02 - 006033 - 7

定价 13.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编者的话

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的中国现代文学，完成了从文学的封建形态向现代的过渡和转换，称得上是中国的文艺复兴。那是一个呼唤巨人，也成就巨人的时代，鲁迅、郭沫若、巴金……一代文学大师应运而起。他们不仅在创作上为我们留下难以企及的经典，在现代的文学翻译领域，也是筚路蓝缕的先行者。他们以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的崇高和远见，别求新声于异邦，将国外优秀的文学作品和先锋的文艺思潮拿来借鉴。



中国现代文学从来就是由中外文化交汇撞击而催生成长的，翻译不仅对现代作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有着推动作用，而且它也承担了思想启蒙和文化构建等时代赋予的使命，其历史价值不可低估。

为了全面展示中国现代文学家的翻译成就，也让读者了解作家的另一个侧面，以及他们思想储备的重要来源，我们编辑出版这套《天火丛书》，选取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翻译的外国文学名著。在书目的选择上，我们兼顾了作品的文化价值、在当时的文学影响和作用以及当今读者的阅读要求与口味。

这些耳熟能详的曾经为几代作家提供滋养的名家名著或许你已经读过其他的译本,而这些现代作家的译笔也许生硬而拙朴,鲁迅便曾直言不讳自己的“硬译”,但他们绝不是简单的传声筒,这其中浸润的是执着和真诚,是移来他山之石的责任和使命。这些翻译著作是他们与外国作家心灵交流和对话的通道,是他们观察社会看取人生的窗口,也是他们文化价值取向的坐标。

希望他们取来的天火依然照耀我们的心路,为我们带来与众不同的感觉和别样的启示。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著者在美国霍特生河畔

本书是日本作家鹤见祐辅 (1885—1972) 的杂文集, 1924 年(大正十三年)日本东京大日本雄辩会社出版。鲁迅自 1925 年 4 月 14 日起译, 至 1928 年 4 月 3 日, 共选译 20 篇。书中除《读书的方法》、《论办事法》、《往访的心》、《指导底地位的自然化》、《说自由主义》、《旧游之地》、《说旅行》、《纽约的美术村》等 8 篇未发表外, 其余 12 篇分别发表于《京报副刊》、《民众周刊》、《北新》、《莽原》、《语丝》等报刊。全书 1928 年 5 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译者生前共印行两版次。1938 年 6 月收入《鲁迅全集》第十三卷。



目 录

题记	1
序言	4
断想	8
一 落日	8
二 毕德	9
三 麦唐纳	9
四 迪式来黎	10
五 费厄泼赖	11
六 有幸的国度	12
七 古今千年	13
八 威尔逊之死	14
九 他的随笔	16
十 政治和幽默	18
十一 大亚美利加人历	20
十二 亚诺德	22
十三 穆来	24
十四 爽朗的南人	26
十五 他的女性观	28
十六 培约德论	30



十七 新时代的开幕	34
十八 拉孚烈德	36
十九 使英国伟大的力	38
二十 女王的盛世	40
二十一 菲宾协会生	42
二十二 惠勃	44
二十三 萧	46
二十四 威尔士	48
二十五 吃着烙鸡子	50
二十六 滔纳	52
二十七 政治是从利权到服务	53
专门以外的工作	55
徒然的笃学	64
人生的转向	67
自以为是	71
书斋生活与其危险	78
读书的方法	85
论办事法	92
往访的心	95
一 旅行(上)	95
二 旅行(下)	96
三 旅行的收获	98
四 达庚敦	100
五 拿破仑的房屋	102
六 威尔逊的秘书	105
七 雨的亚德兰多	107
八 拉孚烈德	109



九 新渡户先生(上)	111
十 新渡户先生(下)	113
指导底地位的自然化	116
读的文章和听的文字	123
所谓怀疑主义者	126
闲谈	130
善政和恶政	132
说幽默	135
说自由主义	143
旧游之地	150
一 爱德华七世街(上)	150
二 爱德华七世街(下)	152
三 凯存街的老屋	153
四 蒙契且罗的山庄	155
五 司坦敦的二楼	157
六 滑铁卢的狮子	160
七 兑勒孚德的立象	162
北京的魅力	165
一 暴露在五百年的风雨中	165
二 皇宫的黄瓦在青天下	166
三 驴儿摇着长耳朵	168
四 到死为止在北京	171
五 骆驼好象贵族	173
六 珠帘后流光的眸子	174
说旅行	178
纽约的美术村	182



两三年前,我从这杂文集中翻译《北京的魅力》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要续译下去,积成一本书册。每当不想作文,或不能作文,而非作文不可之际,我一向就用一点译文来塞责,并且喜欢选取译者读者,两不费力的文章。这一篇是适合的。爽爽快快地写下去,毫不艰深,但也分明可见中国的影子。我所有的书籍非常少,后来便也还从这里选译了好几篇,那大概是关于思想和文艺的。

作者的专门是法学,这书的归趣是政治,所提倡的是自由主义。我对于这些都不了然。只以为其中关于英美现势和国民性的观察,关于几个人物,如亚诺德,威尔逊,穆来的评论,都很有明快切中的地方,滔滔然如瓶泻水,使人不觉终卷。听说青年中也颇有要看此等文字的人。自检旧译,长长短短的已有十二篇,便索性在上海的“革命文学”潮声中,在玻璃窗下,再译添八篇,凑成一本付印了。

原书共有三十一篇。如作者自序所说,“从第二篇起,到第二十二篇止,是感想;第二十三篇以下,是旅行记和关于旅行的感想。”我于第一部分中,选译了十五篇;从第二部分中,只选译了四篇,因为从我看来,作者的旅行记是轻妙的,但往往过于轻妙,令人如读日报上的杂俎,因此倒减却逐译的兴趣了。那一篇《说

自由主义》，也并非我所注意的文字。我自己，倒以为瞿提所说，自由和平等不能并求，也不能并得的话，更有见地，所以人们只得先取其一的。然而那却正是作者所研究和神往的东西，为不失这书的本色起见，便特地译上那一篇去。

这里要添几句声明。我的译述和介绍，原不过想一部分读者知道或古或今有这样的事或这样的人，思想，言论；并非要大家拿来作言动的南针。世上还没有尽如人意的文章，所以我只要自己觉得其中有些有用，或有些有益，于不得已如前文所说时，便会开手来译，但一经译，则全篇中虽间有大背我意之处，也不加删节了。因为我的意思，是以为改变本相，不但对不起作者，也对不起读者的。



我先前译印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时，办法也如此。且在《后记》里，曾悼惜作者的早死，因为我深信作者的意见，在日本那时是还要算急进的。后来看见上海的《革命的妇女》上，元法先生的论文，才知道他因为见了作者的另一本《北米印象记》里有赞成贤母良妻主义的话，便颇责我的失言，且惜作者之不早死。这实在使我很惶恐。我太落拓，因此选择也一向没有如此之严，以为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有限。每一本书，从每一个人看来，有是处，也有错处，在现今的时候是一定难免的。我希望这一本书的读者，肯体察我以上的声明。

例如本书中的《论办法》是极平常的一篇短文，但却很给了我许多益处。我素来的做事，一件未毕，是总是时时刻刻放在心中的，因此也易于困惫。那一篇里面就指示着这样脾气的不行，人必须不凝滞于物。我以为这是无论做什么事，都可以效法的，但万不可和中国祖传的“将事情不当事”即“不认真”相牵混。

原书有插画三幅，因为我觉得和本文不大切合，便都改换了，并且比原数添上几张，以见文中所讲的人物和地方，希望可以增加读者的兴味。帮我搜集图画的几个朋友，我便顺手在此表明我的谢意，还有教给我所不解的原文的诸君。

一九二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鲁迅于上海寓楼译毕记。



序 言



萨凯来是并非原先就预备做小说家的。他荡尽了先人的遗产,苦于债务,这才开手来写作,终于成了一代的文豪。便是华盛顿,也连梦里也没有想到要做军人,正在练习做测量师,忽然出去打仗,竟变了古今的名将了。



我们各个人,为了要就怎样的职业,要成怎样的工作,生到这世上来的呢,不得而知。有些人,一生不知道这事,便死掉了。即使知道,而还未做着这方面的工作,却已死掉了的人们也很多。要而言之,我们的一生,或者就度过在这样的“毕生之业”(lifework)的探索里,也说不定的。

尤其是在现代日本似的处世艰难的世上,我们当埋头于切合本性的工作之前,先不得不为自己的生活去做事。倘在亚美利加那样生活容易的国度里,那么,一出学校,有十年或十五年,足以生活一生的准备便妥当了,所以在不很跨进人生的晚景时候,能够转而去作认为自己的使命那一面的工作。但在日本,却即使一生流着汗水,而单想得一家的安泰,也很为难。于是许多人们,便只好做着并不愿做的工作,送了他的一世。这便是,度着职业和事业分离的生活。再换一句话,也便是,单是生存着,却并非真的生活着的。所以这样的人们,除设法做着为生存的职业之外,又营生于希求有意义的生活的不绝的要求之中。将短短的人

生,度在这样的内心的分离的境地中,真是悲惨的事。

然而,待到这世间成为真的乌托邦,我们的职业,便是恰合于我们的性格的事业的时代为止,这情形是不得已的。倘若那时代一到,那时候,人类便都能各从其天禀的才能和趣味,潜心于自己所爱的创造底事业;在那时候,是自己的满足,也就是对于一般社会的服务了。这样的时代的完成,即乌托邦的达成,应该是我们人类文化的究竟的目的。

但待到那时代的到来为止,我们只好在现今这样的生业和生活相分离的境地之中,熬着过活。而且只好努力设法,打进适合于真的自己的本性的事业去。

这真的事业的探索,是我们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努力。这是真的人生的探索。

然而也有纵使一生用力,终于不能将真的事业,作为自己的职业的人。不,这样的人倒是多的。但人类的不绝的欲求,非在什么形态上,来探索真事业,是不肯干休的。于是人们便开始了专门以外的工作。倘若他的专门,和他的性格恰恰相合,他便应该不想去致力于专门以外的工作了。然而他一面从事于那职业,一面又因为还未完全用尽自己的天分,便也会对于那职业,即俗所谓专门以外的工作,发生趣味。在确当的意义上说,则惟这专门以外的工作,却正是他的真专门。是他受之于天的天职。他所从事的那所谓专门,是可以称为人职的不自然的东西。

所以古来的大事业,大抵是成于并非所谓专门家的人们之手的。在现今似的社会制度之下,也是不得已的事。

如我自己,也就是许多日子,苦于职业和生活的分离的一个人。但幸而我总算有从那为生存而做的职业之间,将若干气力,分给自己真所爱好的工作的余裕了。这一点上,我是幸福的,常常以此在自慰。这余业,便是在书斋里面读书,思索,做文章。



英国的文豪威尔士,是先以小学教员起身的人,但后来试作小说,遂进了和自己的性格完全适宜的生活。这是他三十岁的时候。这不能不说,他是幸福的。关于来做小说的动机,他曾经自叙传底地说过。曰:“我于写英文,比什么都喜欢。”这实在是直截简明的口吻。他于是就写着喜欢的英文,过那适性的生活了。

威尔士是由二十九岁时的出世作《时间机械》一篇,成为独立的文人,弃掉了性所不喜的生业的,然而长久之间,从事了别的职业,而于余暇中来做毕生之业的人们也很多。如英国的思想家约翰穆勒,就是做着东印度公司的职员,直到五十二岁的。待到引退的时候,每年得到养赡费一万五千元。从此他就悠悠然埋头于自己的毕生之业了。

我并不如威尔士那样,最喜欢写文章。所以也不想选了文学,作为毕生之业。我不过每当工作余闲,来弄文笔,是极为高兴罢了。

大正十年(译者注:一九二一年)的初夏,我完结了两年零八个月的长旅,从欧美回来。到这时止,我没有很动笔。但此后偶然应了杂志和报章之类的嘱托,颇做了一些文章,这才玩味了对纸抒怀的乐趣。归国后三年所记的文笔,就堆积在箱篋的底里。觉得将这些就此散逸掉,也颇可惜,现在加以集录,并且写添几篇新的东西,印了出来的,便是这一本书。只因为赴美之期迫于目前,毫无微暇,至使略去了还想写添的处所,是深以为憾的。

第一篇的《断想》,是应了《时事新报》之需,逐日揭载的。开手的时候,本想记载一点零碎的感想,但在不知不觉之间,却已非断想,变成论文似的东西了。这一篇,我是在论述威尔逊,穆来和英国劳动党,以见为英美两国政界的基调的自由主义的精神。

从第二篇起,到第二十二篇止,是感想;第二十三篇以下,是旅行记和关于旅行的感想。



贯穿这些文章的共通的思想,是政治。政治,是我从幼小以来的最有兴味的东西。所以这书名,也曾想题作《政治趣味》或《专门以外的工作》,但临末,却决定用《思想·山水·人物》了。收集在本书中的《往访的心》这一篇,先前是已经遗失了的,但借了细井三千雄君的好意,竟得编入了。我感谢他。

对于肯看这样的杂文的集积的诸位,我还从衷心奉呈甚深的感谢。

大正十三年七月四日晨。

在逗子海边。著者。

